

丹霞山志

二

丹霞山志

二

丹霞山志卷之六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今龍角子

樓賢

釋

今遇澤萌

令校

豐南吳壽潛彫本

長沙陶 煊奉長全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人物志序

嗚呼人而與草木同腐也抑獨何哉况身當選佛

之場人盡薄海之內則修淨土者固多精進之徒  
而入空門者豈無高雅之彥倘得一殊尤拔俗者  
起于其間當不啻蘭薰雪白之移我情也若夫宰  
官居士賦有夙根而殫力維持頗堅信向夫亦曰  
護其所可護者耳作人物志

傳

天然禪師傳

天然禪師名函是一字麗中以孝廉出家得法於華首獨和尚爲曹洞三十四傳嫡系師本姓曾名起莘字宅師父本淨公母林氏稱再來人爲番禺望族師生紫衣胞胎墮地始出六歲出就外傳聰穎甚十三擬注周易問太極之義於塾師師不能答十七補弟子員自負經術才有俯視一切之概一日入寺見老宿語以持咒利益心嚮往之已而

讀圓覺經似與已見有合就十二菩薩法門各拈  
一頌耆宿咸推服焉以是向上之志益堅忽白父  
母求出家二人曰吾望汝成名以上光祖父何遽  
及是耶不許師益發憤爲制舉業多不猶人年二  
十六登崇禎癸酉賢書明年公車下第還至吉州  
臥病金牛寺甚劇因憶夙願亟思出世夜感異夢  
汗透重襟而病遂霍然矣還家後茹素斷葷日叅  
公案衣不解帶者兩月大悟宗旨丙子謁獨和尚  
于匡山之黃巖獨和尚示以偈曰風旛一頌解投

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至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  
不相欺已卯詔行保舉師得薦當授郡守不顧去  
冬復公車北上舟泊南康乃曰選官不如選佛詣  
歸宗求獨和尚祝髮而夙願遂矣自是單刀直入  
所向無前辛巳隨獨和尚住羅浮之華首克首座  
壬午省親穗城宗伯陳公子壯率其鄉之士大夫  
請主訶林獨和尚授以傳法偈有訶林重主風旛  
論却幸吾宗代有人之句諸方叅謁雲集數千人  
宗風爲之大振甲申就城東結宇顏曰小持船便

省親也後逢亂父子兄弟率皆刺染由是而生我  
我生龍華會上恍若一堂唱和耳所居道場若曰  
雲西樵雷峯皆各有機緣而心持禮拜舍利飛來  
尤爲異感云庚寅平南王折柬相招一見而去其  
不耐與王公大人相周旋類皆如此入匡山愛棲  
賢山水奇特頽垣敗瓦中處之晏如也戊戌歸雷  
峯歷主華首海幢芥庵諸大刹丙午仁化丹霞寺  
落成弟子今釋迎師主之稱丹霞開法和尚云蓋  
中有巖石上鐫天然庵三字紀自天啓論者謂大



小丹霞其山同矣而開法之人復同巖內字又預  
爲垂者豈非茲山之靈若有待而興也哉辛亥受  
歸宗請後養疴雷峯有牀頭休問菊花期之句至  
秋果示寂矣畱偈曰七十八年老道翁翻轉面來  
不知是我兄你云云師著有各刹語錄楞伽楞嚴  
金剛三疏禪醉焚筆似詩諸書行世弟子受記剋  
者海幢阿字無<sub>樓賢石鑑</sub>覲鶴鳴訶衍摩丹霞澹歸釋  
雷峯西堂<sub>因</sub>千<sub>年</sub>長慶樂說禪丹霞角子菴<sub>樓賢</sub>  
澤萌遇羅浮華首鹿巽但廬山巢雲廣慈攝咸稱

天人師云其高隱鶴鳴訶衍摩則師之羅睺羅也  
師生平負忠孝心行菩薩行當滄桑變遷之際明  
之諸王大臣受屠戮者親爲掩其骼不令有所暴  
露其悲憫愷惻之念斯豈常人所能及哉

澹歸禪師傳

澹歸禪師名今釋別號舵石老人爲仁化丹霞山別傳寺開山大師明之兵科給事中金先生也本師天然是和尙早以孝廉出家遭時不造公薙髮從之得衣鉢遂稱曹洞子孫云公原諱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父叔醇公母吳氏皆好行其德者公生而早慧甫十齡作制舉業爲方于春先輩所賞識未幾補弟子員才思浩瀚於古今書無所不讀

卓然自命不肯一爲苟且之行思欲以所學者大  
其用于天下也浙之士咸稱之崇禎丙子舉於鄉  
庚辰成進士以例註知州清華路斷論者惜之某  
年出知臨清州時久旱上官以民賦責之不報公  
曰民苦饑吾不能全而活之又重以催科是速其  
斃也吾不忍爲遂掛冠去乙酉大兵至杭州適魯  
王監國乃走入閩閩行在可其恢復之議除授禮  
科給事中以服未闋不拜命聯絡魯王捧詔入  
浙先是公奏議中有陰侵鄭氏誥鄭氏益銜之計

令江東帥方國安誣以奸細賴御史陳朱明力爭  
得脫復命後疏請終制允四上乃允尋棄妻子避  
禍于楚之辰州戊子桂王復駐肇慶公赴之補兵  
科給事中攝理科事慷慨直言無所顧避人咸側  
目焉同時袁彭年丁時魁劉湘客蒙正發合志爲  
中興之業而忌者目爲五虎庚寅駕移梧州欲其  
心五人者令疏請誅之蓋公會駁御史呂爾璵一  
疏有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以人傑之袍睹昌宗  
之衰志士猶爲怏怏等語以爲指斥宮闈五人各

以職款同下錦衣衛獄咸予以杖意在獨斃公且  
陰令杖者毒責之時公止一蒼頭姚昇爲文安侯  
中軍縛去聞公信墮水死獄中所與周旋者惟同  
里馬生宛鳴祝生二人而已自分必死語二人曰  
吾死不可以藁葬爲投屍於江斯已耳然杖雖劇  
卒不死大學士嚴起恒御史江見龍吏部尚書晏  
清等交章訟其寃得減死改清浪衛戍至桂林以  
路梗不得赴桂林破遂落髮於北郭之茅坪庵定  
南王殺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督師張同敞暴於市

公自敘履歷上王書請爲兩公具衣冠以殮其言  
曰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同受命于天天下  
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王  
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瞿公  
勿子尤宜存恤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  
知歸塋故里否則亦許山僧收領隨緣藁塋豈可  
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必滅其家狼籍其肢體  
而後快於心耶王感之卒聽公與吳江楊藝塋兩  
公於北門虞帝祠松樹之塋其上平南王書云所

編次元公垂範一書稱李自成爲僞爲賊稱明亦  
爲僞爲賊畧無分別恐於理體有乖蓋天下之分  
義當與天下共惜之天子之體統當爲天子共存  
之也詞嚴義正不避斧鉞頗皆如此壬辰下廣州  
叅雷峯天然是和尙受具戒執事碗頭值天和尙  
欲隱匡山公奉命先度嶺託鉢江南已而還棲賢  
返雷峯皆克書記後居東官茲庵覺有所得蓋公  
丁亥在辰陽讀楞嚴圓覺諸大乘經已發出世之  
念矣壬寅李文定公弟儀部李克茂拾丹霞地公



始開之克監院拖泥帶水行乞五年經營甫竣公  
歎曰新梵刹居然古道場矣乃迎天老和尚主之  
日與故人唱和投幽討遐永朝夕焉而諸君子不  
能忘公於丘壑者復以文字禪強之修韶郡仁化  
南華諸誌過曹溪公曰老僧正欲爲此洗穢耳一  
日于丈室言下大悟覺從前所得俱渙然水釋明  
年乃受記薊舉西堂立僧仍克化至天和尚赴歸  
宗請而丹霞未了之緣蓋盡在公矣甲寅春公入  
主方丈奉天和尚命也未幾以請藏出嶺院事一